

盛开的丁香，醉人的芬芳

□雷锦



四月的昌吉，春风拂面，各树花开，处处满目艳丽。特别是丁香花开，唯美着州府新一轮季节的春明景丽，颠覆着古人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的机械定义。

丁香树，最高可达2米至3米，冠幅2米左右，多分枝，枝干不粗，长势不够挺拔伟岸，常被高大树木所掩映，也构不成街道主景。但丁香树花香四溢，香气袭人，堪与陈香比肩。那朵朵袖珍俏丽的小花苞，有粉红色的、白色的、紫色的、雪青色的，团团围拢在枝头上，相拥成簇，形似盘花扣，故称为“丁结”和“百结花”。

大自然造化万物，催生无叶不绿、无香不花的神奇景观。丁香花盛开时，花团锦簇，层层叠叠，如罗汉叠塔，灿烂妩媚；远远望去，像白云翻滚，似火焰跳动，如云蒸霞蔚，神似画家笔下的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。

丁香花，幽香深长，浓香袭人。每年暮春时节，当人们走近树下时，都情不自禁地驻足观赏。丁香花既可使人身爽心醉，也将温柔融进轻盈的春风里，将风韵展示在和煦的阳光下，将春天的气息氤氲得浓厚而鲜明。也许正缘于此，2012年，昌吉市将丁香花定为市花，提升了它的地位和声誉，于是，城区内便出现了各类丁香的身影；代表纯洁欢乐、用于祝福友情或青春纪念的白色丁香，象征初恋、浪漫与高贵的紫色丁香，蕴含表达爱情萌芽和悸动意味的蓝紫色丁香，兼具美丽与哀愁的双重意象的紫红色丁香，寄托坚定不移信仰、坚

强不屈精神的暴马丁香，使城市多了一份隽永诗意和温馨情调。

丁香花的浓香、清爽、高雅、深蕴，也深深根植于我的内心。每次路过丁香树，我都如同“蝶恋花”般地久看不愿离去，或轻轻靠近它，摸摸花萼，瞅瞅花瓣，一探它的神奇玄妙；或轻吻体悟花蕊散发的香气，感受心灵的浸润，分享情感的陶醉，激发对神奇大自然的崇敬，更希望丁香花的芬芳韵味久伴我的身旁，使我享受“香气暮年”。

暮春的四月，是百花开始绽放的季节。城市街巷、广场小区，风姿绰约的丁香树引来彩蝶飞舞、莺啼燕语，也吸引我常于夜晚去散步徜徉，亚心文化广场便是我的心仪选择。广场周围虽仅有十几棵丁香树，但满树爆花般地开满白花、紫花、粉花，昼夜绽放，凌空飞香，无人也芳，可谓“占尽人间第一香”，其清雅风韵增添了春天的浪漫情愫，激发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重。

其实，丁香树早与我朝夕相处，相伴不离。在我居住的小区院内就有两棵丁香树：一棵是白色丁香，另一棵是暴马丁香，树龄约十年，树高约2米多。那是在三年前的夏天，老旧小区改造，施工人员进行挖掉那两棵年年添香增彩的丁香树。我与业主们一起发起“抗议”取得了胜利，才使得两棵“宝贝树”保留下来。从此，相隔十余米的白色丁香与暴马丁香相望呼应，同发叶花，相伴相生，花香充盈在小院，大人小孩尽情地吮吸着香气，心旷神怡，惬意满满。我在家也时

常隔窗相望或推窗观闻楼下的丁香，缕缕香气也趁机飘进楼内钻进屋子，香得如同洒了香水，满屋子顿时增添了雅致气韵，有时香气窜进卧室，伴我惬意入梦，我感觉生活充满了少有的浪漫情趣。

俗话说，最美的不是风景，而是看风景的心情。我深深敬佩丁香花的无私释放：冬去春来、花开花落，丁香花用纯洁与素雅、清新与高贵、慷慨与真诚，伴随我们的生活。它富有的品质正是我们人生路上所需要的人文素养。“万花芬芳齐聚春，丁香花开万香庸。”我内心发出如此感慨，默默地向丁香树表达感激与敬仰。

是啊，正因如此“香情”，才有古人对丁香的青睐言志和今人对丁香的高歌奔放。暇余，我咏读着明代文人岳岱《山中寄张子言》的“独坐空山思五陵，丁香花发又逢春。灯前欲共平生话，月落松窗梦故人”的诗句，畅想对春天的思念和对往事的怀念。深夜，我也听闻“在巡逻归来的路上，我采一束丁香。丁香啊丁香，它是多么鲜艳芬芳，使我想起我的家乡”的《丁香啊丁香》歌曲优美旋律，愉快地进入春天的梦境……



七叔

□雷凤娥

七叔走了。

小时候听奶奶说，七叔在一岁多时因患感冒导致又聋又哑，但他并不傻，眼神明亮。

奶奶生了十个孩子，八个儿子两个女儿，七叔排行老九。七叔没有进过学校大门，也没有人教他读书识字。但是，脑瓜聪明的他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写他的名字，记得奶奶家那张老方桌的桌腿上清清楚楚用小刀刻着“雷忠刚”三个字，方方正正，像规规矩矩的正楷字。在七叔无声的世界里，这是一种怎样的认知能力，又承载着多少求知的渴望。

因为家境贫寒，老实厚道的三伯和七叔都没有成家，一直和母亲生活了几十年。

2000年，奶奶去世了，儿孙们都很悲伤，没有人注意到七叔的表情，第二天大家才发现七叔一口饭都没吃。他不能言语，无法表达失去母亲的痛苦，就连大声地哭出来，都做不到。

奶奶临终时一直放心不下三伯和七叔，怕他们无人照顾。奶奶不知道的是，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紧接着就来了。很快，三伯和七叔便住进了福利院。

刚到福利院时，七叔五十多岁，身体还好，能从事很多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。福利院安排老实忠厚的三伯和七叔住在福利院的后院，负责养羊和喂鸡、鸭、鹅。善良厚道又勤劳的两兄弟把羊喂养得膘肥体壮，鸡鸭鹅下的蛋收了不少。不论干什么，七叔都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，他和三伯养的羊、鸡、鸭、鹅，谁也别想随便拿走，只有管理人员耐心给他比划，他搞明白了是拿去福利院食堂给大家吃后才同意让拿走。

羊圈里，鸡舍旁，留下了七叔和三伯多少辛苦的汗水。

后来，三伯岁数大了不再参加劳动，七叔就和其他人一起栽树、种花、种草、种菜。七叔吃苦耐劳，什么活都干。如今的福利院，夏季绿树成荫，秋季瓜果飘香。那一棵棵苹果树下，一排排葡萄架下，曾洒下七叔多少辛苦劳作的汗水。

那时候，七叔他们干一天活可以领到2元钱补助。有一次，七叔把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纸盒交给了我父亲。一个又脏又破的小纸盒，里面用废旧纸张包得严严实实，我们一层层打开，原来是一沓沓叠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，两元的、五元的、十元的，全都是十张一沓，我数了数，有四千多元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眼前都是七叔和三伯辛勤劳作的身影！

我经常带父亲去福利院看望三伯和七叔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刚到三伯和七叔的宿舍，七叔就指着墙上的奖状给我们看，原来是七叔勤劳能干，经常给福利院扎扫把、编筐子，扎的扫把结实耐用，编的筐子既好看又能装，福利院为了鼓励他，给他发了奖状，七叔高兴地指给我们看，笑的合不拢嘴。

七叔还把别人丢弃的破旧扇子捡回来，重新做了手柄，他和三伯一人一个，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酸酸的，像打翻了五味瓶。

有一次，我带着爸爸、姑妈和姑姑去福利院看望七叔和三伯，七叔从高高的衣柜顶上取下两只木质拐杖，我们接过拐杖一看，原来是七叔自己做的，木棍被他磨得很是光滑，一头还做了手柄。他把拐杖递到姑妈手里，比划着让她拿回去用，他知道姐姐岁数大了，走路不方便，所以用捡来的木棍给姐姐做了拐杖。

2019年，三伯走了。兄弟俩在一起住了几十年，宿舍里只剩下了七叔一个人。

后来，我想让七叔和家人聚一次。饭桌上，七叔看到了许久未见的亲人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当我把七叔存的那一沓沓人民币交到她手上的时候，七叔对着我高高地竖起了两个大拇指。此时此刻，我热泪盈眶。这种淡淡的信任，这种无声的感激，像决堤的洪水，蔓延了我整个身心。他多年积攒的钱，我没有花一分钱，我替他保管得完好无损，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可是，他与我之间相互的信任，就像一束温暖的光，照亮了七叔的内心世界，也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。任何时候，善良，都是人生道路上前行的一束光，照耀你一路花团锦簇。这一刻，也像一幅画，永久地定格在了我心中。

这一次的相聚，成了七叔和亲人们的最后一面。

七叔走了，亲人们把他葬在了家乡的无量山上。在高高的无量山上，七叔长眠在此。



惊蛰过后，一天晚上，视频闲聊，儿子说：“这几天，吃啥菜都没滋没味的，就想吃家里炒的酱菜！”

放下手机，便去备菜。我从冰箱翻出胡萝卜和西芹，胡萝卜去皮，西芹摘去叶片，抽去筋丝，都洗净后，放进过滤篮，控干水分。把胡萝卜切成粗丝，西芹切小块，撒入适量的

咸盐，翻拌均匀，装入洗净的玻璃罐中，加入凉白开，盖上盖子，放在温度适宜的冷藏室。罐子里，胡萝卜的黄和红，映衬着西芹的绿，在凉白开里浸润，发出诱人的色彩。

每天开盖，翻拌，用漏勺按压，使水没过蔬菜，防止变质。看着渐渐腌制成熟的咸菜，不由得回想起曾经的岁月，左邻右舍腌咸菜、炒酱菜的场景。

每年的十月，家庭主妇们在阳光晴好的日子，坐在院落里忙碌。成堆的蔬菜堆在她身边，胡萝卜、莲花白、青笋、豆角、芹菜、香菜，还有绿西红柿。她们忙着削皮、摘叶，抽筋丝，把蔬菜洗净，晾干水分，移来一个大水缸，也洗净晾干。在缸里摆上一层蔬菜，撒一把咸盐，蔬菜全部入缸，抱来一块石头洗净，压在菜上，在缸里倒入晾凉的开水，没过石头，盖上木质的盖子，把缸抬到阴凉处，等待腌制成熟。

海棠盛开的诗意家园

□张军剑

人忍不住想要伸手去触摸，去感受那份来自大自然的细腻与用心。

随着海棠树的盛花期，呼图壁县也迎来了它最为热闹的海棠花季活动。这时的呼图壁县街道两旁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空气中弥漫着海棠的花香。孩子们在花丛中嬉戏追逐，他们的欢笑声和花香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春天最美妙的乐章。

在呼图壁县有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叫海棠路，它不仅是居民日常休闲散步的理想场所，更是春天时节里的一道绝美风景线。海棠路得名于

其两侧茂密的海棠树，这些树木在春季时节竞相绽放，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粉红色隧道，吸引着无数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、拍照留念。

除了供人休闲观赏之外，在春天里，呼图壁县还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庆典活动，如“海棠花季活动”“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活动”等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呼图壁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励精图治、艰苦创业，使得这座城市从曾经的荒芜，变成了现在的绿树成荫、花团锦簇。如今的海棠花季活动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、游玩、品味当地美食和文化，海棠花已经成为了一张名片，展示着呼图壁县的美丽与魅力。

琥珀色的眼睛

□龚慧文

祖父家旁的沟渠里玩耍，不小心刮破了左腿，又深又长的口子，鲜血直流，吓得我大哭。外祖父看见了，随手从地上抓起两把土捂在伤口上，给我止血，竟然止住了。疤痕至今还在，每次看到就不由得想起外祖父匆忙抓土的情景。

父母忙不过来时，外祖父就会来照看我们，帮我们扯猪草，教我们姐妹几个包元宝模样的饺子。因为爷爷奶奶都在老家，遥不可及，在我们幼小的时候，外祖父就是我们最安全、也是最后的依靠。

后来长大离家上学工作，见外祖父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一年暑假去看外祖父，穿过一方苹果园，远远就看见他坐在柴堆上，望向天际的夕阳。他的胡子依旧是长的白的，但稀疏了许多，眼睛依旧是琥珀色的，多了忧郁和悲悯，说话声音愈发微弱辽远，仿佛从古穿越而来。外祖父老了，是山边一场场的风把他吹老的吗？是柴堆旁一年又一年的阳光把他晒老了吗？

再后来，外祖父躺在床上，眼睛闭着，没有看到他琥珀色的眼睛。我跟着母亲去探望，母亲说外祖父要下世了，可外祖父的神情却那么安详。

那年夏天外祖父走了。风依旧吹着，阳光依旧照着，在那个安静的村庄。

三十多年后，我缠着老妈讲外祖父的故事。1954年或是1953年，老妈记不清了，外祖父把家里的羊圈捐了出来，大约有五六亩地，又捐了些木料，盖起了小学和乡公所。这所学校是当时开垦庙边山子一带的第一所学校，不过10间土坯房，却似一束光照亮村民的文化。乡公所组织师生敲锣打鼓来到外祖父家感谢，还送来写着“支持办学 功德无量”的锦旗。

巧合的是我也曾经在外祖父捐建的小学念过几年书。下个缓坡，经过外祖父家，再过座小桥，就到了学校。学校是开放式的，没有院墙，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子，我们扯着嗓子比赛背《为人民服务》。

如今那所学校早已不在，变成一片青青麦田。后来的人们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所学校，有过孩子们热气腾腾的读书声，有过一个叫李金川的人捐建了这所学校。

外祖父和他捐建的学校最终归于沉默，隐于大地。虽然外祖父离开我们已经36年，但他在母亲的心里，在我的心里，长明灯似的一直不曾熄灭。

“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，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。”有位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。我知道我们都是沉默的大多数，我们的声音不会被历史听见，但沉默深处，悲欢俱在。我总是不忘了外祖父琥珀色的眼睛，和那眼睛中透出的悲悯。